

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报告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ANGRA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纳静安¹ 林才均²

Nisareen Wangtakwadeen¹ and Lin Caijun²

^{1,2}皇太后大学汉学院

^{1,2}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摘要

我们以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对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其次是汉语，在不同语域里和面对不同交际对象时语言使用的情况不尽相同。在语言能力方面，调查对象泰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最强，英语明显最弱。在语言态度方面，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都比较积极，认同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汉语、英语、云南话、泰语。在语言期望方面，他们对英语的语言期望相对最高，汉语次之。调查对象的性别、民族和世代与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关键词：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survey, we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angra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anguage is Thai by them, followed by Chinese, and the language use is not the same when in different register and fac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object. In terms of language ability, the four language abilities of Thai are highest, and English is obviously lowest. In terms of language attitudes, their attitude towards each language is positive, and the degree of language identity from highest to

*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งานวิจัยหัวข้อ “การวิจัยสำรวจการใช้ภาษาและอัตลักษณ์ทาง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ยูนนานระดับมัธยมศึกษาที่อาศัยอยู่ใน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ชายแดน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ราย” ซึ่งได้รับ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จากโครงการวิจัยขอ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lowest is Chinese, English, Yunnan dialect and Thai language. In terms of Language expectation, they have the highest language expectation of English, followed by Chinese.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levance between gender, ethnicity, generation and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expectations.

Keywords: Chiangra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us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attitudes

引言

泰国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随着民族间的频繁交往与日益融合，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 (language contact)。而语言接触往往会带来语言兼用 (双语现象) (Bilingualism)、语言转用、语言混合等现象。泰北是泰国各民族大杂居且相对集中之地，其中约有30万从中国云南迁来的汉、回、苗、瑶、傣 (泐)、佤等族的华人华侨居住在清迈府、清莱府和夜丰颂府 (Xu, 2008)。清莱府地处泰国最北端，同时又地处泰缅和泰老边境，当地双语现象十分普遍也尤为突出。据中国知网检索，目前有关泰国华人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不少 (Zhu, 2005; Yi, 2008; Su, 2010; Xiao, 2011; Wang, 2013; You, 2015)。但专门针对泰北云南籍华裔学生语言使用等方面研究却不多 (Liu, 2013; Chanida & Lin, 2015)。Liu (2013) 以清莱府夜发銮县美斯乐村的两所中学为例对云南华裔中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语言期望进行了考察与探讨。Chanida & Lin (2015) 以清莱府美塞县光明华侨公学为例，探析了泰北华校华裔小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可见，目前有关泰北云南籍华裔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还较薄弱，存在研究范围较小同时缺乏历时性的研究等不足。这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和经济关系密切。美塞县、清孔县和清盛县是清莱府的三大经济特区，同时也居住着大量的云南华人华裔。他们的语言

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呢？和生活在清莱府非经济特区的云南籍华裔是否存在差异？“汉语热”对他们的语言使用有什么影响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语言使用情况一直备受社会语言学界的关注。为了了解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与语言态度等情况，为清莱中学生的语言教育提供参考，我们特以清莱府美赛县的美塞中学、鹏博冠学校、清孔县的回索中学、清盛县的清盛中学共四所学校为例，分别于 2017 年 5 月和 7 月对这四所学校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和语言期望等四大部分，要求被调查者在课堂上当堂独立完成。本文的撰写正是基于此次调查。我们共发放了 25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13份。为了便于数据统计，我们随机选择了200份问卷作为研究样本，运用Spss20统计软件对各种数据做了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 200 名调查对象中，男性67人，女性 133 人，女性明显多于男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 15 岁至 22 岁之间。从年龄层次的分布来看，16-18 岁的高中学生居多，合计占 79.5%。在民族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中 84.5% 为汉族。其他少数民族

为阿卡族、瑶族、傣族、拉祜族、苗族、傈僳族、回族等，其中以阿卡族为最多，瑶族和傣族次之。在世代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中第二代云南华裔最多，约占50%。第一代约占 33%，第三代及以上仅约占 17%。所有调查对象均学过汉语，其中学过 10 年以上的汉语人数高达 88%。我们认为这与近十年来泰国出现“汉语热”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这还与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语言认同感较强学习需求明显密切相关。大多数调查对象最先学会的语言是云南话，约占 60.5%。其次是泰语，然后是国语或普通话。本题可以多选，原因是有些调查对象存在小时候同时学会两种语言的情况。如：有人小时候跟爸爸学云南话，而跟妈妈学泰语，

结果同时学会了两种语言。总的来说，调查对象首先学会的语言跟他们所属民族基本一致。

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我们将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分为在家里、在经济特区之华校、在家和经济特区之华校外、个人休闲活动等四种不同语域 (Register) 来讨论。具体如下：

(一) 在家里的语言使用情况

“在家里”的调查内容包括和爷爷、和奶奶、和外公、和外婆、和爸爸（男性抚养人）、和妈妈（女性抚养人）、和兄弟姐妹、和全家人一起吃饭共八类交际对象或场合时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1 调查对象在家里的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	泰语	汉泰同用	英语	其他
和爷爷	76.5%	6.5%	8%	0%	8.5%
和奶奶	81%	7%	5%	0%	7.5%
和外公	69.5%	13.5%	7.5%	0%	9%
和外婆	71%	14%	7.5%	0%	9%
和爸爸（男性抚养人）	61.5%	10.5%	25%	0%	6%
和妈妈（女性抚养人）	51%	10.5%	33%	0%	6.5%
和兄弟姐妹	26.5%	24%	47%	1%	3%
全家人一起吃饭	51%	14%	32.5%	0%	8%
均值	61%	12.5%	20.7%	0.1%	7.2%

总的来说，调查对象在家里使用频率明显最高的是汉语，然后依次为汉泰同用、泰语、其他、英语。调查结果显示，随着谈话对象的不同，调查对象在家里所使用的语言的频率也在变化。与祖辈们谈话时，调查对象汉语的使用频率明显最高，均值高达 74.5%，其次依次是泰语（10.25%）、汉泰同用（7%）。这与祖辈们汉语保持得比较好及其

泰语不如汉语而更愿意说汉语有关。到了与父辈们谈话时，虽然调查对象仍以使用汉语为主，但其汉语的使用频率显著下降，均值降为 56.25%，而汉泰同用显著上升，均值升为 29%，泰语的使用频率基本没变化，均值为 10.5%。我们认为，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与需要，父辈一代的汉语已经明显不如祖辈一代了，泰语水平则有了明显的提高，

汉泰水平基本相当。因此，调查对象对父辈说汉语泰语都可以，这使得汉泰同用大幅度上升。当然，也存在父母一方为泰族人而使得汉泰同用频率上升的情况。调查对象在家里跟兄弟姐妹谈话时，汉泰同用的使用频率最高，占 47%，然后依次是汉语（26.5%）、泰语（24%）。相对于与父辈谈话来说，在与兄弟姐妹谈

话时，汉泰同用与泰语的使用频率都明显上升，而汉语使用频率大幅下降。究其原因，到了兄弟姐妹这一代，他们的汉语水平又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有不少人只会听说少量的汉语，已经不会读写了。加之其此时他们的泰语水平明显高出汉语水平，因此在与兄弟姐妹谈话时泰语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汉泰同用比率也随之上升。在

与全家人一起吃饭时，调查对象汉语的使用频率较与兄弟姐妹有了明显的增加（51%），汉泰同用的使用频率有所下降（32.5%），泰语的使用频率基本不变。这与迁就祖辈们习惯使用汉语有很大关系。“其他”项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如阿卡语、瑶语、傈僳语、苗语、傣语和拉祜语等。当这些少数民族的云南华裔中学生在家里时，由于祖辈、父辈和兄弟姐妹们习惯了或只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调查对象在跟他们说话时，一般只说自己民族的语言。

(二) 在特区华校的语言使用情况

“在华校”的调查内容包括和老师（课堂）、和老师（课后）、和同学共三类交际对象时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2 调查对象在经济特区之华校的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	泰语	汉泰同用	英语	其他	未选择
和老师（课堂）	76%	3.5%	20%	0.5%	0%	0.5%
和老师（课后）	79%	7.5%	13.5%	0.5%	0%	0%
和同学	17%	24.5%	58%	0%	0.5%	0%
均值	57.33%	11.83%	30.5%	0.0033%	0.0017%	0.0017%

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在华校与老师说话时，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课后都是明

显以汉语为主，均值为77.5%。其次为汉泰同用，均值为 16.75%。极少学生只使用泰

语与老师说话。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调查对象在课堂和课后与老师说话时各语言的使用频率趋势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华校为专门学习汉语的地方，老师在课堂上和课后都会主要使用汉语与学生交流，同时也会要求学生尽量多使用汉语。并且某些华校的汉语老师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不会泰语，这就让学

生不得不用汉语与老师说话。在与同学说话时，调查对象主要以汉泰同用为主，占 58%，然后依次是泰语（24.5%）、汉语（17%）。这与调查对象更愿意说他们更加熟悉的泰语有关。

(三) 在家和特区华校外的语言使用情况

在本研究中，“在家和特区华校外”的范围限定为调查对象家与特区华校所处的华人社区。调查内容包括在商店买东西、在饭店点菜、和邻居、和亲戚共四类交际对象或场合时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3 调查对象在家和校外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	泰语	汉泰同用	英语	其他	未选择
在商店买东西	8.5%	51%	42.5%	0%	0%	0%
在饭店点菜	24.5%	27.5%	47.5%	0%	0.5%	0%
和邻居	29%	21.5%	47.5%	0%	1.5%	0.5%
和亲戚	36.5%	17.5%	44.5%	0%	3%	0%
均值	24.63%	29.38%	45.5%	0%	1.25%	0.0017%

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调查对象在家和校外汉泰同用的使用频率相对最高,均值为 45.5%。相对在家里和校外来说,在家和校外时泰语和汉泰同用的使用频率有显著上升,汉语的使用频率成倍地大幅下降。这与华人社区复杂的语言的环境以及新一代华裔汉语水平整体下降有关。一般来说,华人社区基本上都是华人、泰族、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其中华人数最多,其次是泰族人。随着华人与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与生活需要,语言接触在所难免,

特别是泰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因此,双语现象在华人社区普遍存在。另外,由于新一代华裔汉语水平相对祖辈、父辈整体有所下降,为了交流畅通,这也致使他们更愿使用自己更加熟悉的泰语。

(四) 个人休闲活动

在本研究中,“个人休闲活动”的调查内容包括在网上、看电影、听歌、书写记录共四类使用场合时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4 调查对象个人休闲活动的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 (汉字)	泰语 (泰文)	英语 (英文)	日语	韩语	其他	未选择
上网	29.5%	60.2%	8.7%	-	-	1.6%	0%
看电影	34.4%	39.9%	13.5%	3.4%	8.6%	0.3%	0%
听歌	31.2%	26.4%	26.4%	4.3%	11.2%	0.3%	0.3%
书写	36.8%	59.6%	3.2%	-	-	0.4%	0%
均值	32.98%	46.53%	12.95%	-	-	0.65%	0.075%

根据统计结果,调查对象在个人休闲活动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泰语,均值为 46.53%。然后依次是汉语(32.98%)、英语(12.95%)。上网时,调查对象明显常常浏览泰语网页获取信息资料。经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他们浏览汉语、英语网页主要是为了实现学习语言、找资料做作业、玩游戏、

找歌曲、看电影等目的。看电影

时,调查对象虽然仍以看泰语电影的人数比例(39.9%)最多,但看汉语电影的人数比例(34.4%)却与之相差较小。相对于上网来说,调查对象看电影时泰语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汉语和英语的使用频率都有所上升,并且出现了使用韩语、日

语的情况。这与韩剧与日剧在泰国比较流行有关。特别是韩剧，近年来已成为泰国年轻人最爱的外来剧。听歌时，调查对象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汉语（31.2%），泰语和英语使用比率一样（26.4%）。与看电影相比，调查对象听歌时泰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英语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韩语的使用频率也有所上升。在书写记录方面，调查对象通常用泰文来书写记录，占 59.6%。其次是汉字，占 36.8%。同时，也有少部分学生兼用泰文与汉字来书写记录。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调查对象最常用什么语言，我们也做了相关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总体上，调查对象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57%），其次是汉语（42.5%）。这既表明泰语已经成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主要语言，也说明双语现象在华裔中学生的生活中普遍存在。

综上所述，调查对象总体上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其次才是汉语，但他们在不同语域里语言使用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家里，调查对象与长辈说话时，主要选择的是汉语；与同辈说话时，主要选择的是汉泰同用。在特区华校，调查对象面

对老师时，主要使用的是汉语；面对同学则以汉泰同用为主。在家和特区华校外，调查对象主要以汉泰同用为主。在个人休闲活动时，调查对象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泰语。可见，语域和交际对象直接影响着语言的选择与使用。同时，我们发现，在清莱经济特区学习生活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与在“云南村”学习生活的华裔中学生不同语域里语言使用分布趋势（Liu, 2013）基本一致。只是各语言的使用程度存在差异。由于生活之语言环境的影响，令前者在泰语和汉泰同用的使用比率明显更高，而后者在汉语的使用频率上更高。

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

本部分的调查内容包括自评汉语、泰语、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5分；自评云南话的听、说能力，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5分；各种语言能力比较；着急时第一反应使用哪种语言；想问题时最常用哪种语言。调查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在给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打分时，可以用小数 0.5。

表 5 调查对象自评汉语能力情况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A. 听懂	0.5%	0.5%	2.5%	0%	5%	0.5%	24.5%	0.5%	40%	1%	25%
B. 会说	0%	0.5%	4.5%	0.5%	8.5%	0.5%	27%	1%	41.5%	0.5%	16%
C. 能读	1%	1%	7.5%	0%	13%	1%	34%	2%	28%	2%	10.5%
D. 会写	0.5%	1%	10%	0%	23%	1%	31%	0.5%	21.5%	0.5%	11%

“听懂”一项得 4 分的人数最多，占 40%。得 4-5 分的合计为 66%。得零分的仅占 0.5%。“会说”一项得4分的最多，为 41.5%。得 4-5 分的合计为 58%。没有得零分的人。“能读”一项得 3 分的人数最多，占 34%，其次是得4分的，为 28%。得 4-5 分的合计为 40.5%。得零分的

仅为 1%。

“会写”一项得 3 分的人数最多，占 31%，其次是得2分的，为 23%。得 4-5 分的合计仅为 33%。得零分的占 0.5%。可见，对调查对象来说，自评汉语“听、说、读、写”的水平排序大致为：听懂>会说>能读>会写。

表 6 调查对象自评泰语能力情况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A. 听懂	0.5%	0.5%	3.5%	0%	4%	0.5%	5.5%	0.5%	32%	0.5%	52.5%
B. 会说	0%	0.5%	6%	0%	2.5%	0.5%	14%	0%	28%	0%	48.5%
C. 能读	3%	0.5%	3.5%	0%	3.5%	0.5%	16%	0.5%	37%	2%	33.5%
D. 会写	3.5%	0.5%	3.5%	0%	9%	0.5%	21.5%	1%	32%	1.5%	27%

“听懂”一项得5分的人数明显最多，占 52.5%。得 4-5 分的合计高达 85%。得零分的仅为 0.5%。“会说”一项也是得 5 分

的明显最多，为 48.5%。得 4-5 分的合计为 76.5%。没有得零分的人。“能读”一项得4分的人数最多，占 37%，其次是得 5 分的，为 33.5%。

得 4-5 分的合计为 72.5%。得零

分的为 3%。“会写”一项得4分的人数最多，占 32%，其次是得5分的，为 27%。得 4-5 分的合计为 60.5%。得零分的占 3.5%。可见，对调查对象来说，他们自评泰语“听、说、读、写”的水平排序大致为：听懂>会说>能读>会写。

表 7 调查对象自评英语能力情况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A. 听懂	10%	2%	30%	1%	28%	0.5%	25.5%	0.5%	2%	0%	0.5%
B. 会说	12%	2%	34%	0%	32%	1.5%	15%	0.5%	2%	0%	0.5%
C. 能读	8.5%	2%	26%	0.5%	22%	1.5%	24.5%	0%	14%	0%	1%
D. 会写	12%	2.5%	28.5%	2%	30%	0.5%	20%	0.5%	3%	0%	1.5%

“听懂”一项得1分的人数最多，占 30%。其次是得 2 分的，为 28%。得 4-5 分的合计仅为 2.5%。得零分的占到了 10%。“会说”一项得 1 分的最多，为 34%。其次是得 2 分的，为 32%。得 4-5 分的合计也仅占 2.5%。得零分的高达 12%。“能读”一项得1分的人数最多，占 26%，其次是得 3

分的，为 24.5%。得 4-5 分的合计为 15%。得零分的占 8.5%。“会写”一项得2分的人数最多，占 30%，其次是得1分的，为 28.5%。得 4-5 分的合计仅为 4.5%。得零分的高达 12%。可见，对调查对象来说，他们自评英语“听、说、读、写”的水平排序大致为：能读>听懂>会写>会说。

表 8 调查对象自评云南话能力情况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A. 听懂	2%	0.5%	2%	0%	1.5%	0%	14%	0%	27.5%	1.5%	51.5%
B. 会说	2.5%	0.5%	2.5%	0%	5.5%	0%	14.5%	0%	24.5%	2.5%	47.5%

“听懂”一项得5分的人数明显最多，为 51.5%。其次是得 4 分的，为 27.5%。得 4-5 分的合计高达 80.5%。得零分的仅占 2%。“会说”一项也是得 5 分的最多，占 47.5%。其次是得4分的，为 24.5%。得 4-5 分的合

计占 74.5%。得零分的为 2.5%。可见，调查对象自评云南话的“听懂”水平略高于“会说”，并且两者均高于调查对象自评的汉、泰、英的听、说水平。

表 9 调查对象自评各种语言能力之均值比较表

	汉语	泰语	英语	云南话
听	3.847	4.202	1.730	4.280
说	3.607	4.044	1.568	4.176
读	3.230	3.694	2.068	0
写	2.997	3.555	1.686	0

从表 9 可知，“听懂、会说”这两种能力都以云南话最强，泰语次之，英语最弱。“读、写”这两种能力都以泰语最强，汉语又比英语强。因云南话没有书面形式，所以“读、写”两项为零分。仅就汉、泰、英来说，调查对象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是以泰语最强，英语明显最弱。就汉语来说，调查对象整体上“听懂”的能力最强，“会写”的能力明显最弱，“会说”的能力又略强于“能读”的能力。就泰语来说，

与汉语的情况基本一致，只是“听懂”和“会写”两种能力之间的差距不如汉语那样显著。这与泰语的高使用频率有直接关系。调查对象的汉、泰两种语言都明显以“听、说”能力最强，“写”的能力最弱。就英语来说，调查对象整体上“能读”能力最强，“会说”能力最弱，“听懂”能力又稍高于“会写”，但“听、说、写”三种能力之间的差异很小。这与英语作为调查对象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语言（外语）有关。

表 10 调查对象着急时第一反应和想问题时的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	泰语	汉泰同用	其他
着急时	26%	46.5%	27%	0.005%
想问题时	27.5%	38.5%	34%	0%

从表 10 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着急时第一反应会使用泰语。这说明多数调查对象最熟悉的语言是泰语。这与泰语的整体使用频率最高相符，但与“云南村”华裔中学生着急时汉语使用频率

最高不同 (Liu, 2013)。多数调查对象想问题时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这进一步说明多数调查对象最熟悉的语言还是泰语。但值得注意的是，想问题时“汉泰同用”的调查对象也不少，接近于

泰语的使用频率。这表明调查对象双语能力较为突出。

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与语言期望

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好听、亲切、有用、社会影响力分别属于

语言态度构成因素中的情感因素（好听、亲切）和认知因素（有用、社会影响力）。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语言态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对

语言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探析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与期望，我们的调查内容包括自评对汉语、英语的听觉印象，分为五个等级：非常好听、比较好听、一般、不太好听、不好听；自评对泰语、云南话的亲切程度，也分为五个等级：非常亲切、比较亲切、一般、不太亲切、不亲切；对能流利地说汉语的人的羡慕程度；对各种语言期望值比较；汉、泰两种语言对泰国的商务和旅游的重要性。

表 11 调查对象自评对汉语和英语的听觉印象

	非常好听	比较好听	一般	不太好听	不好听	未选择
汉语	33.5%	43.5%	23%	0%	0%	0%
英语	31%	42%	23%	2%	1%	1%

调查对象认为汉语“比较好听”的比例最高，为 43.5%。“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两项合计占 77%。调查对象认为英语

“比较好听”的比例最高，为 42%。“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两项合计占 73%。

表 12 调查对象自评对泰语和云南话的亲切程度

	非常亲切	比较亲切	一般	不太亲切	不亲切
泰语	27%	36.5%	35%	1.5%	0%
云南话	36%	33%	27.5%	2%	1.5%

调查对象认为泰语“比较亲切”的比例最高，为 36.5%。其次是 35% 的调查对象认为泰语“一般”，所占比率较高。“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两项合计占 63.5%。

调查对象认为云南话“非常亲切”的比例最高，为 36%。其次是“比较亲切”占 33%。两项合计占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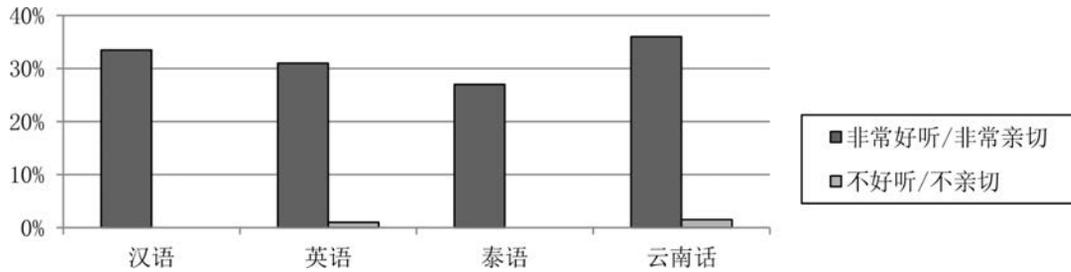


图 1 觉得各种语言非常好听（非常亲切）和不好听（不亲切）的比率图

调查对象对汉、英两种语言，认为汉语比英语好听，并且还有1%的人认为英语不好听；对泰语和云南话，他们认为云南话更亲切，但也有1.5%认为云南话不亲切。也就是说，在语言心理上，调查对象对于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更喜欢汉语，对于泰语和云南话更喜欢云南话。而综合“非常

好听”和“比较好听”、“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来看，调查对象相对来说最喜欢的是汉语（77%），然后依次是英语（73%）、云南话（69%）、泰语（63.5%）。这表现出调查对象对汉语极大的认同感。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总体上，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都比较积极。

表 13 调查对象自评对能流利地说汉语的人的感觉

	想一样	没感觉	不喜欢	其他
人数	109	89	1	1
百分比	54.5%	44.5%	0.5%	0.5%

从语言心理上，我们发现，大多数调查对象（54.5%）是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另外，经过访谈我们了解到，选择“没感觉”的多数人的理

由是因为自己也能很流利地说汉语，所以“没感觉”，并不是不羡慕。选择“其他”的学生的回答是“一般”。

表 14 调查对象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商务和旅游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不太重要	不重要
汉语	人数	99	80	20	1	0
	百分比	49.5%	40%	10%	0.5%	0%
英语	人数	107	76	15	1	1
	百分比	53.5%	38%	7.5%	0.5%	0.5%

根据表 14，我们不难发现，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

旅游非常重要。相对来说，调查对象更看好英语，但差异并不明显。

表 15 调查对象认为哪种语言对自己的未来最重要

	泰语	汉语	英语
人数	15	89	96
百分比	7.5%	44.5%	48%

不难发现，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都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也就是说，他们对英语的语言期望最高。这跟英语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课与升学必考科目密切相关，因此师生和家长都比较重视。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汉语目前被多数中学定为选修课，但调查对象认为它的重要性远超过泰语，而且十分接近英语。这表明调查对象学习汉语的意愿强烈。

社会变项与语言变项的相关性分析

社会变项主要指职业、年龄、性别、环境、

人口、民族、世代等诸多因素。语言变项则指的是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与语言期望等。为了进一步探析调查对象各社会变项与语言变项是否存在显著关系，我们将借助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来探析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性别、年龄、民族、世代等四项社会变项与语言能力相关性。同时，我们将通过比较，来探析社会变项与语言态度和语言期望的关系。

(一) 社会变项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1. 性别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

表 16 性别与云南话语言能力之相关性

		1.1 性别	1.1.1 听懂	1.1.2 会说
1.1 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1	.032	-.005
	显著性(双侧)		.797	.969
	N	200	200	200
1.1.1 听懂	Pearson 相关性	.032	1	.550**
	显著性(双侧)	.797		.000
	N	200	200	200
1.1.2 会说	Pearson 相关性	-.005	.550**	1
	显著性(双侧)	.969	.000	
	N	200	200	200

**在 0.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报告

1.1 性别		1.1.1 听懂	1.1.2 会说
1. 男性	均值	4.06	3.93
	N	67	67
	标准差	1.137	1.234
2. 女性	均值	4.29	4.09
	N	133	133
	标准差	1.041	1.245
总计	均值	4.18	4.01
	N	200	200
	标准差	1.124	1.240

根据表 16 可知，男性在云南话听、说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06、3.93，女性在云南话听、说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29、4.09。可见，女性在云南话听说方面都强于男性。总体来说，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听的能力与性别的关系要比说的关系更加密切。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对性别与汉、英、泰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汉语能力方面，女性除了说方面的能力略低于男性外，听、读、写方面的能力均超过女性。汉语四种能力与性别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写、听、读、说。在泰语能力方面，女性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超过男性。泰语四种能力与性别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写、说、读、听。在英语能力方面，女性在听、

说、读、写方面都超过男性。英语四种能力与性别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写、听、说、读。据统计，在着急时，使用汉语的男性的比例（35.82%）高于女性（21.05%），使用泰语的女性的比例（50.38%）和汉泰同用的女性的比例（27.82%）都高于男性使用泰语的比例（38.83%）和汉泰同用的比例（25.37%）。男女性在着急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汉语，然后依次是泰语、汉泰同用。

其中男女性着急时使用汉语、泰语的差异很明显，但汉泰同用的差异甚微。在想问题时，使用汉语的男性的比例（41.79%）远高于女性（20.30%），使用泰语的女性的比例（45.87%）和汉泰同用的女性的比例（33.84%）都高于男性使用泰语的比例（23.88%）和汉泰同用的比例（32.84%）。男女性在想问题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泰语，然后依次是汉语、汉泰同用。同样，男女性想问题时使用汉语、泰语的差异很明显，但汉泰同用的差异很小。

2. 年龄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性别与语言能力相关性同样的方法，我们考察了年龄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据统计，15-16 岁、17-18 岁、19-22 岁三个年龄段在云南话“听”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27、4.09、4.54，在云南话“说”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06、4.04、4.44。可见，各年龄段在云南话“听”方面都强于“说”方面。总体来说，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听的能力与年龄的关系要比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汉语能力方面，19-22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均超过其他年龄段，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汉语各方面的能力也逐步

提高。汉语四种能力与年龄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说、写、读、听。在泰语能力方面, 19-22 岁年龄段在听、说、读、写方面都低于其他年龄段。17-18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除了读方面的能力低于 15-16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 听、说、写方面的能力都高于 15-16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泰语四种能力与性别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读、写、说、听。在英语能力方面, 17-18 岁年龄段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超过其他年龄段, 19-22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除了听方面的能力高于 15-16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 说、读、写方面的能力都低于 15-16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英语四种能力与年龄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读、写、说、听。另外,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 在着急时, 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使用泰语的比例分别为 45.83%、47.11%、41.94%, 均高于使用汉语和汉泰同用的比例。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着急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汉语, 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泰语。在想问题时, 15-16 岁和 17-18 岁两个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使用泰语的比例分别为 39.58%、42.98%, 均高于使用汉语和汉泰同用的比例。但是, 19-22 岁这一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想问题时使用汉语的比例 (48.39%) 明显高于使用泰语的比例 (25.81%) 和汉泰同用的比例 (22.58%)。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想问题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汉语, 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泰语。

3. 民族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性别与语言能力相关性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考察了民族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据统计, 汉族在汉语听、说、读、写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3.94、3.70、3.35、3.06, 少数民族在汉语听、说、读、写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3.34、3.08、2.57、2.65。可见, 汉族在汉语听、说、读、写方面都强于少数民族。总体来说,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汉语的四种能力与民族关系密切程度依次为读、说、听、写。

在泰语能力方面, 汉族华裔中学生听、读、写方面的能力均超过少数民族。泰语四种能力与民族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听、写、说、读。在英语能力方面, 少数民族华裔中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超过汉族。英语四种能力与民族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听、写、读、说。另外, 经统计发现, 在着急时, 少数民族使用泰语的比例 (64.52%) 明显高于汉族调查对象的比例 (43.2%), 汉族着急时使用汉语的比例 (27.81%) 和汉泰同用的比例 (29.59%) 都高于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着急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泰语, 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汉语。在想问题时, 少数民族使用泰语的比例 (51.61%) 明显高于汉族调查对象的比例 (36.10%), 汉族想问题时使用汉语的比例 (28.99%) 和汉泰同用的比例 (35.50%) 都高于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想问题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泰语, 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汉语。

4. 世代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性别与语言能力相关性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考察了世代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据统计,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及以上的调查对象三个世代云南话“听”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46、4.05、3.87, 在云南话“说”方面的得分分别是 4.29、3.86、3.26。可见, 各世代在云南话“听”方面都强于“说”方面。并且我们也发现, 云南华裔中学生世代越高, 云南话的听、说能力就依次下降。总体来说,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说的能力与世代的的关系要比听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汉语能力方面, 第三代的调查对象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均超过其他世代, 并且随着世代的增长学生的汉语各方面的能力也逐步提高。汉语四种能力与世代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写、说、听、读。在泰语能力方面, 第三代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在听、说、读、写方面都高于其他世代, 并且世代越高泰语各方面的能力也依次增强。泰语四种能力与

世代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说、写、读、听。在英语能力方面，第三代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在听、说、读、写方面都高于其他世代，并且世代越高英语各方面的能力也依次增强。英语四种能力与世代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名依次为读、听、说、写。另外，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着急时，各世代的调查对象使用泰语的比例分别为 40.91%、41.11%、41.18%，均高于使用汉语和汉泰同用的比例。第一代着急时汉泰同用的比例（34.9%）都高于其他世代，第二代着急时使用汉语的比例（24.2%）高于其他世代。各世代的调查对象在着急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汉语，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泰语。在想问题时，第一代的调查对象汉泰同用的比例最高，为 43.94%，其次依次是汉语（28.79%）和汉泰同用（27.27%）。第二代的调查对象使用泰语的比例最高，为 46.94%，然后依次是汉泰同用（29.05%）和汉语（24.29%）。第三代的调查对象使用泰语的比例（37.93%）最高，然后依次是汉语（31.03%）和汉泰同用（27.57%）。各世代的调查对象在想问题时使用语言差异最大的是汉泰同用，然后依次是汉语、泰语。

(二) 社会变项与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的关系分析

Guo (2013) 认为，语言态度是社会态度的体现，社会发展、文化背景、年龄、性别、社会群体的紧密程度等都与语言态度有密切联系。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性别、年龄、民族与世代等社会变项与语言态度和语言期望的关系。

1. 性别与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的关系

据统计，在各语言好听与亲切与否方面，女性认为汉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为81.96%，男性为67.16%。女性认为英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为78.95%，男性为61.19%。女性认为泰语“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为68.42%，男性为53.73%。女性认为云南话“非常亲切”和

“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为69.17%，男性为68.66%。可见，女性认为汉语和英语的“好听”的程度率都明显高于男性，认为泰语“亲切”的程度也明显高于男性，认为云南话“亲切”的程度则略高于男性。整体来看，女性对各语言的言态度都比男性积极。在对说汉语流利的人的羡慕程度方面，从语言心理上，女性（56.93%）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的程度高于男性（50.75%）。在各语言的重要性方面，男性（89.56%）认为汉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旅游重要性整体上略高于女性（89.47%）。女性（93.23%）认为英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旅游重要性整体上高于男性（88.06%）。56.72%的男性华裔中学生认为汉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明显高于对泰语、英语的重视程度。54.89%的女性华裔中学生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更重要，明显高于对汉语、泰语的重视程度。

2. 年龄与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的关系

据统计，在各语言好听与亲切与否方面，15-16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汉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为83.33%，超过17-18 岁的76.86%和19-22 岁的64.51%。17-18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英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为75.21%，超过15-16 岁的66.66%和19-22 岁的70.97%。17-18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泰语“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为66.94%，超过15-16 岁的58.28%和19-22 岁的58.07%。19-22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云南话“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为70.97%，超过15-16 岁的68.75%和17-18 岁的70.25%。可见，15-16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汉语“好听”的程度率最高，并且年龄越小越觉得汉语“好听”，而且差异明显。17-18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英语“好听”和泰语“亲切”的程度都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19-22 岁的调查对象认为云南话“亲切”的程度率最高，并且年龄越大越

觉得云南话“亲切”。在对说汉语流利的人的羡慕程度方面,从语言心理上,15-16岁的调查对象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的程度(60.42%)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56.2%、38.71%)的调查对象,并且羡慕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在各语言的重要性方面,17-18岁的调查对象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旅游“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合计所占比率分别为93.39%和95.87%,整体上都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也就是说,17-18岁的调查对象最看好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旅游的重要性,其次是19-22岁的调查对象,15-16岁的调查对象相对来说最不好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商务与旅游的重要性。15-16岁(41.67%)和17-18岁(49.59%)的调查对象都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19-22岁的调查对象则明显认为汉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更重要。我们认为,这与近年来汉语在泰国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与泰国出现“汉语热”有关。

3. 民族与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的关系

据统计,在各语言好听与亲切与否方面,少数民族认为汉语和英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77.42%、74.20%,略高于汉族的76.92%、72.78%。少数民族认为泰语“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为67.74%,略高于汉族的62.73%。可见,少数民族认为汉语和英语的“好听”的程度都高于汉族,认为泰语的“亲切”的程度也高于汉族。在对说汉语流利的人的羡慕程度方面,从语言心理上,少数民族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的程度高于汉族。在各语言的重要性方面,少数民族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的商务和旅游“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合计所占比率分别为90.32%和96.78%,整体上都高于汉族。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商务与旅游的重要性高于汉族。

46.15%的汉族华裔中学生认为汉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略高于对英语的重视程度(45.56%)。少数民族的华裔中学生则明显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更重要。我们认为,这与汉族华裔中学生对自己母语即汉语有较强的认同感有关。

4. 世代与语言态度及语言期望的关系

据统计,在各语言好听与亲切与否方面,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汉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72.72%、80.96%、89.66%、70.24%。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英语“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81.82%、76.19%、82.76%、61.90%。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泰语“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60.60%、66.67%、75.86%、60.63%。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云南话“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80.31%、66.67%、65.52%、61.90%。可见,第三代华裔认为汉语和英语“好听”与泰语“亲切”的程度都高于其他世代。第一代华裔认为云南话“亲切”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世代。在对说汉语流利的人的羡慕程度方面,从语言心理上,第二代华裔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的程度(66.67%)高于其他世代的华裔(56.06%、62.07%),并且羡慕程度总体上随着世代的增长而降低。在各语言的重要性方面,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汉语“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90.92%、100%、89.65%、85.71%。第一代至第三代以上的华裔认为英语“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所占比例合计分别为87.88%、95.24%、89.65%、94.05%。可见,第二代华裔认为汉语和英语对促进泰国商务和旅游的重要性程度都高于其他世代。第一代至第三代的华裔都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并且第二代认为汉语和英语同样重要。第三代以上的华裔则认为汉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更重要,略高于对英

语的重视程度，这与近几年来中国的崛起与泰国“汉语热”密切相关。

结语

随着长久的语言接触，双语现象在清莱云南华人社区已十分普遍。研究表明：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其次才是汉语，而且在不同语域里和面对不同交际对象语言使用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与在“云南村”学习生活的华裔中学生不同语域里和面对不同交际对象时的语言使用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各语言的使用程度存在差异。前者在泰语和汉泰同用的使用比率明显更高，而后者在汉语的使用频率上更高。在语言能力方面，“听懂、会说”这两种能力都以云南话最强，泰语次之，英语最弱。“读、写”这两种能力都以泰语最强，汉语又比英语强。就汉、泰、英来说，调查对象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是以泰语最强，英语明显最弱。就汉语来说，各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听懂、会说、能读、会写”。就泰语来说，与汉语的情况

基本一致，只是“听懂”和“会写”两种能力之间的差距不如汉语那样显著。就英语来说，各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能读、听懂、会写、会说”，但“听、说、写”三种能力之间的差异很小。在语言态度方面，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都比较积极。调查对象相对来说最喜欢的是汉语，然后依次是英语、云南话、泰语。这表现出调查对象对汉语极大的认同感。在语言期望方面，他们对英语的语言期望相对最高，但对汉语的期望值十分接近英语，这表明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也很强烈。在社会变项与语言变项的关系方面，性别、民族和世代与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及期望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总体上，女性和汉族的各语言的整体能力强于男性与少数民族，世代越高汉、泰、英的整体语言能力越强，但云南话的整体能力也越低。女性和少数民族对汉、泰、英的语言态度都比男性和汉族积极，世代越高对汉、泰、英的语言态度也越积极，而对云南话的语言忠诚 (language loyalty) 程度也越弱。

References

- Chanida, T. & Lin, C. J (2015).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Students at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in Northern Thailand: Taking Guangming Chinese School in Chiangra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7(2), 275-285. [in Chinese]
- Dai, Q. X. (2013). *A Course of Language Investig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Feng, G. Y. (2013). On Three Performances of the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3(2), 112-118. [in Chinese]
- Guo, X. (2013).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3th 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iu, Y. (2013).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of Northern Thai Chinese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Taking Two Middle Schools in Chiangra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6), 17-22. [in Chinese]
- Su, Y. X. (2010). *A Research on Language Variation of Thai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Using*. Master's thesis, Xiangt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Wang, C. J. (2013). Northern Thai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Attitude and Influence on Chinese Acquisition: Take Chiang Mai City Vantaa Nuotaipa Yao Middle School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nch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28(3), 112-113. [in Chinese]
- Xiao, H. (2011).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Thai in Chachoengsao Community of Thailand*. Master's thesis, Xiangt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Xu, Z. H. (2008).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North Thailand.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3), 114-118. [in Chinese]
- Yi, Q. (2008).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of Chinese-origin in Lampang*. Master's thesi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You, R. J. (2015). A Survey of Language Ecolog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1), 52-63. [in Chinese]
- Zhu, H. (2005).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of Thai Chinese Village Located in Northern Thailand*. Master's thesi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PIM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Name and Surname: Nisareen Wangtakwadeen

Highest Education: Ph.D. in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or Agenc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TCSL and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Address: 333 Moo 1, Thasud, Mueang, Chiang Rai 57100



Name and Surname: Lin Caijun

Highest Education: M.A. in TCSL,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 Agenc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Chines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Sociolinguistics

Address: 333 Moo 1, Thasud, Mueang, Chiang Rai 57100